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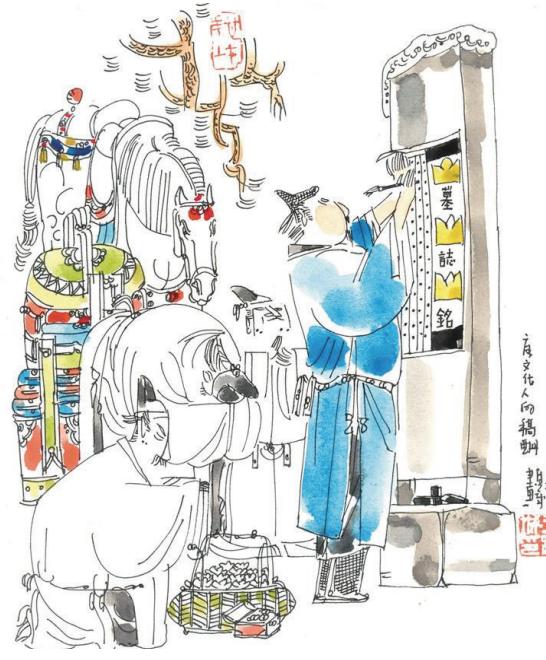
唐代文人的稿酬与操守

唐朝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特别是诗词歌赋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诗人。那么，唐朝的诗人们靠什么赚取稿酬呢？为他人撰写碑文、墓志铭是其稿费的主要来源。《容斋续笔·文字润笔》记载，替人写文章而获得润笔费，始于晋朝和南朝的刘宋时期，盛行于唐代。而从对待稿酬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一个诗人的人品和操守。

唐朝大文豪韩愈就经常为一些豪门贵族和官宦人家撰写墓志铭而获得可观的报酬，并且乐此不疲，当然，碑文中不乏溢美之词。韩愈曾为国舅王用撰写碑文，王用之子馈赠韩愈一匹带鞍的宝马和一条白玉带，足见报酬之丰厚。一次，韩愈受皇帝撰写《平淮西碑》，碑文里赞颂了韩弘的丰功伟绩，韩弘一高兴送给韩愈500匹绢，有人折算相当于现在的近20万元，每个字至少132元。有人考证，韩愈一生为他人撰写了65篇碑文，其收入一定不菲，就连他的好友

刘禹锡都眼红了，刘曾在祭韩愈文中说过：“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更令人诧异的是，韩愈的朋友刘叉因不满其做派，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从韩愈家中拿走了数斤金子，并明明白白地说：“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因此，后人讥讽韩愈的这种行为“谀墓”。

和韩愈同时期的皇甫湜也是写碑文的高手，且要价甚高。裴度任东都留守时，用皇帝赏赐给他的钱重修福先寺，竣工后，他想写信请白居易撰写碑文，恰巧任留守府幕僚的皇甫湜当时在场，他看有大钱可赚，便不高兴地说：“我皇甫湜就在你身旁，你却写信请在远处的白居易写碑文。我的文章是阳春白雪，他的文章是下里巴人。你怎么容不下高雅之人？”裴度只得让皇甫湜写《福先寺碑》碑文，并赠给他一些缯采作为酬谢，但是皇甫湜很不满足，抱怨说：“碑文三千字，每个字须三匹绢，你给的也太少了！”于是，裴度赔着笑脸



送给他九千匹绢。

不过，韩愈、皇甫湜与他们的前辈李邕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李邕不仅擅长诗文，还是书法家，因而撰文与书丹两份润笔费便都囊括了。《旧唐书·李邕传》说：“邕长于碑颂，朝中衣冠及天下闻人多赍持金帛，以求其尔。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百万。时议自古鬻文获

财，未有如邕者。”以至于李邕多次被贬官，但生活照样无忧。

唐代的一些诗人为捞取丰厚的报酬，多数碑文都是脱离实际情况的歌功颂德之作。白居易曾在《秦中吟·立碑》一诗中对这种现象作了嘲讽：石碑上记载的都是些功比姜太公、德如孔仲尼之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流传后世，而

那些真正有功业的人却因为没有立碑吹捧，只能任名声淹没在岁月中。杜甫也曾作诗嘲讽过这些以撰写墓志铭换取巨额稿费之人：“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骥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又作《闻斛斯六官未归》曰：“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

不过，在唐朝，也有很多人能坚守文人的底线和操守，不为钱财而出卖灵魂。

白居易与元稹是莫逆之交，元稹死后，白居易为他撰写墓志铭。元稹的家人送来了价值六七十万钱的财宝，白居易坚辞不收，可是元家人非给不可。白居易推辞不掉，便将这些财物捐给了香山寺，以作修缮寺庙之用。白居易在《修香山寺记》一文中，述说了这件事，并把功德全部归于元稹，说是元稹生前有这个愿望，要修葺香山寺。

唐穆宗时的宰相萧俛疾恶如仇，崇尚简洁，不让名利玷污自己的节操。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后，唐

穆宗下诏书命萧俛为其撰写碑文，萧俛推辞说：“臣的器量褊狭，这事不能强求。王的儿子王承宗在先朝曾抗拒王命，也没有可圈可点的事迹，如果我执笔，不能有溢美之词。再说写好进呈朝廷之后，按照惯例应得到赏赐，我如果公然拒绝，则违背陛下的旨意，如果微臣勉强接受了它，那就不是我平生的志向了。臣不愿为他写碑文。”唐穆宗听了非但没有怪罪萧俛，反而因其重名节而嘉奖了他。

裴均以财物交结权幸，为宦官窦文场的养子，是参与围剿永贞革新运动的藩镇之一，任将相十余年，荒纵无度。他死时，声名狼藉，人所不齿。其子裴锷平庸俗气，携带一万匹细绢到宰相韦贯之家中，求写碑文。贯之性格高傲，清洁高雅，他不屑一顾地说：“我宁愿饿死，也不忍心做这个事。”《旧唐书》评价韦贯之说：“性沉厚寡言，与人交，终岁无款曲，未曾伪词以悦人。身歿之后，家无美财。”

（据《西安晚报》）

郡马县马都是什么“马”？

古典小说和戏曲里常会出现郡马与县马。相比而言，郡马比县马还要出名些。

那么，这个郡马、县马都是什么马呢？简单来说，郡马是郡主的丈夫，县马是县主的丈夫。那郡主和县主又是什么称呼呢？郡主和县主都是中国古代对女性的封号。县主要比郡主早。东

汉帝女皆封县公主，简称县主。到了隋唐，亲王的女儿才能封为县主。郡主封号始于晋朝，当时的皇室宗族女子被封为公主，并以郡为封邑，因此称郡公主，或简称郡主。唐宋皇太子之女封郡主。到了明清，亲王之女封郡主，郡王之女封县主。而郡马和县马是民间对郡主、

县主丈夫的称谓。欧阳修在《归田录》里说：“宗室女封郡主者，谓其夫为郡马；县主者为县马，不知何义也？”可见这两个称谓并非官方称谓，那它们又源自何处呢？

其实，欧阳修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在这段郡马、县马之前已经给出了答案，他说：“官制废久矣，今

其名称讹谬者多，虽士大夫皆从俗，不以为怪。皇女为公主，其夫必拜驸马都尉，故谓之驸马。”公主的夫婿常常充任驸马都尉这个官职，久而久之，驸马就成了公主丈夫的专有名词。而民间一些人不了解这层意思，他们脑洞大开，把驸马扩大化，郡主和县主的丈夫也都

成了“马”，于是便出现了郡马和县马之称谓。《水浒传》里有位丑郡马宣赞，是梁山好汉地煞星里的一位。宣赞武艺高强，曾在王府做郡马，因相貌丑陋，人称丑郡马。郡主嫌其丑陋，怀恨而亡。因而不得重用，屈为步司衙门防御使保义。后来，宣赞随关胜征讨梁山，被生

擒而投靠了宋江。《杨家将》里的杨六郎能几次大难不死，有个重要原因是她娶了柴郡主，因此也被称作郡马。柴郡主是后周公主，又是八贤王赵德芳的干妹妹，这样杨六郎也就成了皇亲国戚，这无形中就给他贴了道护身符。

（据《西安晚报》）

大雅之堂与大雅

中国人有句自谦的话：“难登大雅之堂”。出自清朝文人袁枚的《与陈刺史虚斋》：“未登大雅之堂，还望刺史陶冶而成全之。”那么，什么是大雅之堂，大雅之堂又在哪儿呢？

要了解大雅之堂，先要知道什么是大雅。年少

时曾看一古装剧，剧中有人出上联“三光日月星”，难坏了满朝读书人，主角随口对道：“四诗风雅颂。”众所周知，《诗经》包括风、雅、颂三部分，那四诗之说从何说起呢？原来，雅分为大雅和小雅，所以说四诗没问题。雅指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即所谓正声雅乐。在周代，周天子和贵族举行宴会

时，把《诗经》中“雅”这部分作品做了分类，将其中比较回避民间哀怨的诗歌命名为“大雅”，更适合在宴会上演出；另一类较多涉及了人世间悲欢离合、种种不平甚至是抗议的作品，被归为“小雅”。这才有了所谓小雅和大雅之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有高低大小的区别。其实，现代学界认为

《小雅》的部分诗歌，其内涵的丰富性远超《大雅》。不过，古人似乎更认同大雅，大雅成了个专有名词，用以称德高而有才的人、学识渊博的人，也可指高尚雅正。明朝的蒋灿《题杜少陵像》诗云：“大雅长往矣，遗容后代看。”尊杜甫为大雅。现代汉语里的不伤大雅，其中的大雅

指的就是高尚雅正。

说完大雅，我们再看大雅之堂。这个词可以指高尚雅致的地方，也可以形容某些被人看重的、不“粗俗”的事物，似乎是说已经高雅到可以登堂入室的地步了。那究竟有没有大雅之堂呢？严格来说，大雅之堂只是个比喻，并不存在。大雅堂倒是有

几处，像北京大学和成都杜甫草堂都有座大雅堂，最出名的还是四川丹棱县的大雅堂。这座大雅堂建于北宋年间，是集唐代诗圣杜甫诗和北宋书法大家黄庭坚书法艺术为一体的诗书堂，堂内珍藏诗碑三百余方。黄庭坚为之题名“大雅堂”，并作《大雅堂记》。（据《西安晚报》）